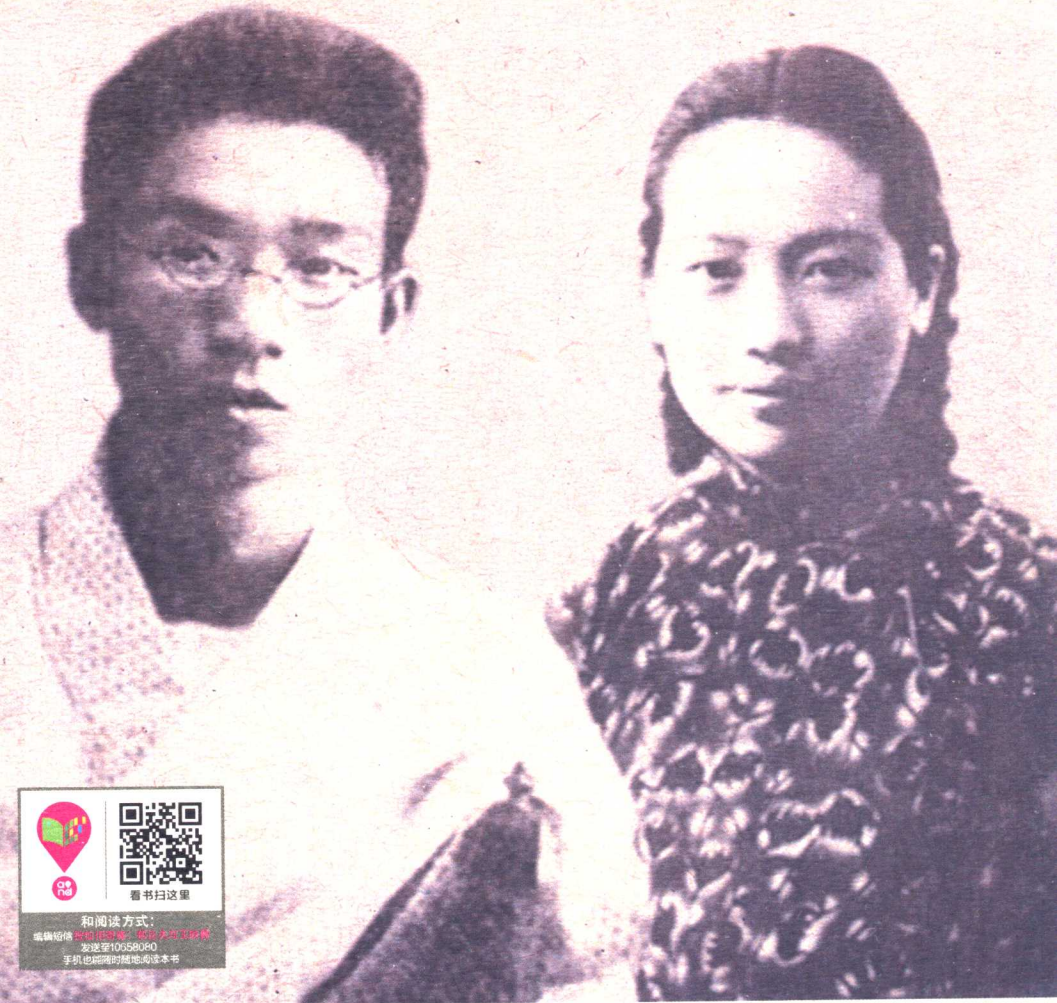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最昙花一现的爱情传奇

郁达夫：“人家虽则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，但我个人，至少是很sincere的，我简直可以为你而死……”

王映霞：“我原谅他的病态，珍惜他的不健康的身体；另外，还感佩着他的才华。于是，只能言归于好。”

张金梦／著

仙侣奇缘 郁达夫与王映霞

西出版传媒集团
岳文艺出版社
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民国爱情传奇

仙侶奇緣

郁達夫與王映霞

張金夢／著



山西出版傳媒集團



北岳文藝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仙侣奇缘:郁达夫与王映霞 / 张金梦著. -- 太原:
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4.12

ISBN 978-7-5378-4350-8

I . ①仙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300927 号

书 名 仙侣奇缘:郁达夫与王映霞

著 者 张金梦

责任编辑 张 丽

设计制作 鸿儒文轩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邮 编 030012

电 话 0351-5628696 (太原发行部)

010-57571328 (北京发行部)

0351-5628688 (总编室)

传 真 0351-5628680 010-57571328
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 - mail bywyCBS@163.com

印刷装订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
字 数 291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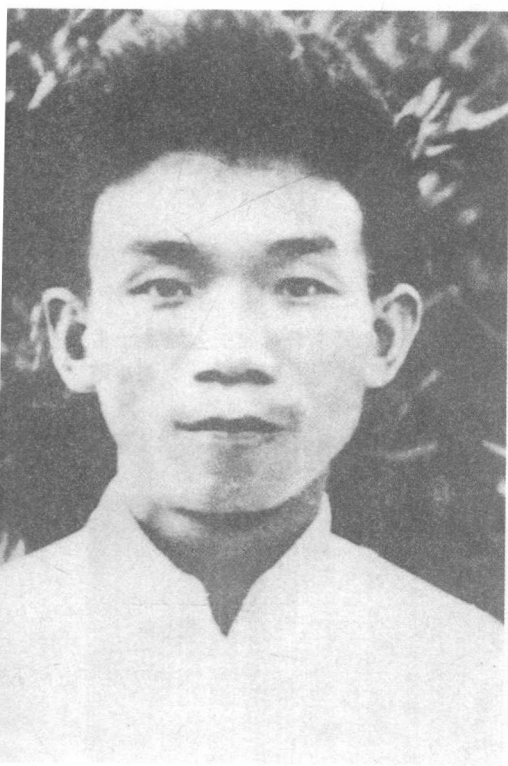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 21.75
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4350-8

定 价 38.00 元



1927 年的郁达夫



青年王映霞



郁达夫的母亲郁太夫人



1909年，郁达夫与郭沫若、成仿吾等合影于广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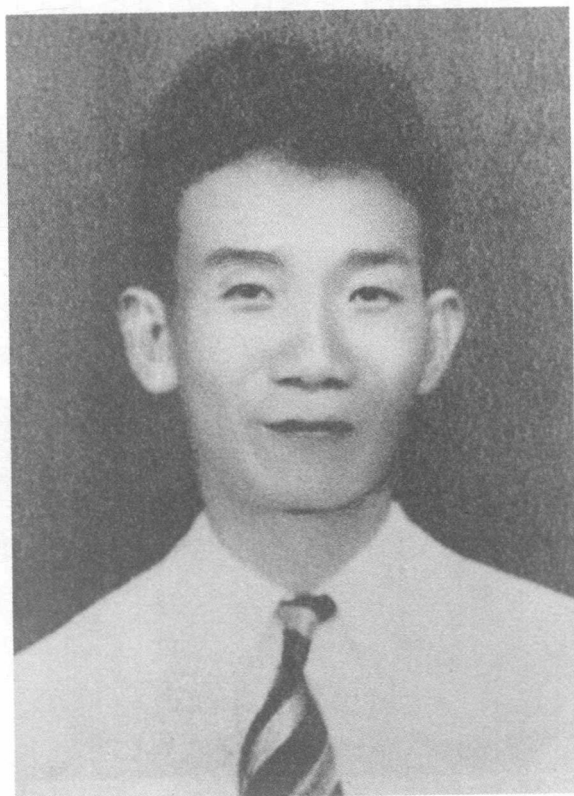
郁达夫与王映霞



“神仙侣”



风雨茅庐



1940 年在新加坡的郁达夫



郁达夫在新加坡工作的星洲日报社



报纸上载郁、王二人离婚时所登的照片



前言

沪上烟雨袅娜多情，裹一把逼仄的阴郁，带着滋养爱情和热烈与生俱来的气息。她敏感，她耀眼，她傲慢，她带着浓浓的潮湿的情调，上演着一幕又一幕别样绚丽的故事。多少人，曾在这里相遇、相识、相恋，在这个充满缠绵意味的城市，演绎着旧别新愁。适时人间烟雨天，终不似，少年头。有的人在这里飘扬半生，浮沉一世，到头来不过是泛黄的纸页边轻轻拾起的一声唏嘘。

如今才懂得，爱情是她抬起眉眼，轻轻巧巧的一瞥，而我已化为烟粉。

而他们的爱情，就好像是翻开一本厚重的封面上布满蛛丝和灰尘的笔记本，它事关风尘，事关那些沉重而哀愁的诗歌，带着不忍卒读的痕迹，让人读起来微微泛着酸楚。

郁达夫笔下的苍凉是裹挟那个动荡年代的一层锦衣，在洪荒泛滥的岁月里，尽然觉察出这人世间的一缕通明的希望。然而这缕民国照来的霞光中有着一丝潋滟动人的光芒，她是郁达夫此生最重视的女人——他在沪上友人家中邂逅的、那轻巧如白鸽的女子，及笄而后就居当时杭州四大美人之首的王映霞。郁达夫一见倾心，遂求再见、三见，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。

文字与爱情，在郁达夫是互为表里的。爱情的热烈，本来就已融化在他的骨血之中，观其一生，无时不在飞扬着由恋爱所激发的才情，他的人生，本身就是一段过程，不依附于任何人停留，却在王映霞，那个留给他惊鸿一瞥的水乡女子身上，散发出别样的温情与留恋。

关于郁达夫，逐渐地，世俗的人们也许对这位畸病的作家生出了越来越多的迷幻猜想。他是一个有很好耳力的诗人，字句里有一种纤徐宛转的节奏，时常优美得让人吃惊。“一点一点地映在空街的水渚里，仿佛是泪人儿神瞳里的灵光”。他的笔触空，神，灵，使这寻常的意象，散发出一种奇妙的气息。他好似傲慢并且孤独，看着人世间仿若看一场好戏，无关前生，无关来世。让他凛然地对着苍茫人世间将自己的哀思倾诉，自然是不能的。他只是隐隐地，不动声色地，酝酿着一声惊雷。

在他不曾邂逅那个“葶荠白”的女子的时候，已是有妻室的了，然而浪漫如他，自由如他，忧郁如他，怎肯为一段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的婚姻折腰。当他半生颠沛流离，追忆起那段与王映霞刻骨铭心的爱恋，从来都是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陌路后的二人，在彼此的生命中，依然是

一段诗，一阕词，字字诛心。

初见王映霞的那个傍晚，郁达夫用日语对孙百刚说：“我近来寂寞得跟在沙漠里一样，只希望能出现一片绿洲，你看绿洲能出现吗？”如此隐忍阴郁的告白，对着一个局外人小心翼翼地吐露心意，明知不可为，却偏要管她要一个回音，郁达夫就在那一侧身的笑里，丧失了与爱情徒手相抗的能力。

然而，我们仍需要生命的慷慨与繁华相爱，即使岁月以刻薄和荒芜相欺。

她说：“我不曾输过。”王映霞在这段感情中的坚决和固我，带给两个人的是一生都无法弥合的伤口，即使岁月悠长，寄给他的记忆也终将成为尘封多年不忍开启的旧照，提起他时，云淡风轻的是那么一句，“我永远也不肯吃亏。”

这动荡的时代，没有一种姿态可以用来形容郁达夫，他永远都是带着辽远沉湎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世界，无奈且苍凉。也没有一种词语可以用来形容王映霞，以及她在他生命中无法承受的重量。

若叫眼底无离恨，不信人间有白头。谁曾有那样的幸运，在烟雨迷蒙的民国遇见那样一个人，曾以为不会再情感的歧路上停留目光的才子，也为她食了言。仍是那个荒芜的沙漠，仍是那个蒙着时光沉默的灰，却迎着那一眼，绊住了远行的脚步，找到了为之流连忘返的绿洲。

于是，郁达夫1927年1月1日至31日的《村居日记》中对此有以热烈的笔触记载，1月14日日记：“从光华出来，就上法界尚贤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。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，我的心又被

她搅乱了，此事当竭力的进行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。”他如此卑微急切地请求，只是一个友人的身份。这样的姿态，来自于当时文震笔坛的才子，即使是清绝如王映霞，也会为此怦然心动。于是那时的王映霞，带着与生俱来的清高和正值韶华的清丽姿态，款款走进这个时而沉沦时而清醒的才子生命中，成为他年少时的惊艳和暮年的传奇。

当郁达夫写出“朝来风色暗高楼，偕隐名山誓白头。好事只愁天妒我，为君先买五湖舟”这样的诗句时，已是佳人在怀，踌躇满志。那时的王映霞在郁达夫的热烈追求下，和他在上海江南大饭店一个房间里进行了一次长谈。王映霞提出了这样的婚嫁条件：必须明媒正娶，组成一个属于他们二人的完整世界。这样的一世一双人，这样一段意外的相遇，他以最高傲的方式——满腹才情、最卑微的姿态——苦苦相求，流连在她的绿洲，最终佳偶天成。但谁又能料到，这样的一个人，成了他镌刻一生都无法磨灭的痛。

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，快乐总是夹杂着烦恼和忧郁。爱情也永远没有尽头，真正的爱情也必得在大风大浪的摧残之后才出现，它看来娴静如水，却绵绵密密地吐露着希望的幽光。

1934年的梅雨四月，郁达夫和王映霞回杭州居住。郁达夫花一千七百元买下了玉皇山后的三十亩山地，开始修建自己的爱巢。新家在“1935年年底动工，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，到1936年的春天完工……足足花掉了一万五六千元”。建成后，还“涂上了朱漆，嵌上了水泥”，充满了东方建筑的古典神韵，郁达夫特意给它取了一个极

富情调的名字：风雨茅庐。

美轮美奂的“风雨茅庐”建成后，郁达夫发自内心地希望自己能美丽的西子湖畔长期生活下去。当他过尽千帆，抵达生命绿洲的时候，却不知，战火烽烟，从来都不是能够一劳永逸地在“风雨茅庐”中享受到宁静生活的时代。时局动荡不安的20世纪30年代，风雨萧瑟，政治阴晦，一个人，即便如郁达夫这样著名的文学家，也不能驾驭自己的命运。

战火中的城市，连白昼都笼罩着阴郁，多少人生不得其所，死不得其终，风雨飘摇中的郁达夫和王映霞，如同急雨中散落的浮萍，在时代的洪流中难以栖身。他说：“1936年春，杭州的风雨茅庐造成后，应福建工洽主席之招，只身南下，意欲漫游武夷太姥，饱采南天景物，重做些记游述志的长文，实是我毁家之始。”

王映霞的离去史说纷纭。当郁达夫写下“忍抛白首盟山约，来谱黄山小玉词”这样的旷世锦句来饯别玉妻映霞。这段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才子佳人恋，终于也逃不脱劳燕分飞的命运，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却又凄凄惨惨的琴瑟悲歌。初恋之时，爱得死去活来，到头来，又恨得呕心沥血，一对神仙侣成了仇怨偶，终将让后人唏嘘。

此后，生离死别两不相干，曾在那个人身上全力绽放的光与热，让他曾觉得就这样留醉杭州，过着温柔懈怠的日子，快乐满足便是极致。醒来时便有携手唯落日、闲嗅亭花开的乱世爱情，不再背井离乡，颠沛流离，满腹经纶又怎样，声名大噪又怎样，即使拿江山相抵，也敌不过眼前的这个女子轻巧地一抬素手。

是否值得，已经不再重要了，就这样的一转身，那个自以为痴情的男子认定自己在这段爱情中占尽风头。岂不知，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

窗外还盛开着皎洁的白玉兰，世事已是沧海桑田。暮年的郁达夫，回忆起当年面容姣好的女子，已是无关悲喜，甚至忘却了当初的不甘与苦痛是如何噬咬自己，如何辗转反侧，痛不欲生。

人生本就是这样，每个人都有生活的自由，也有各自的苦衷与真相。只是乱世动荡，我们敌不过，逃不脱，挣不断的，永远都是时间。本以为此生只要携手相伴走过一生一世一河山，就是海枯石烂的忠守，却在半生凋零的时候，用早夭的生命来纪念你。天外已是烟雨朦胧天，需要等到霞光万丈时才能驱散他生命中的黑暗和阴霾，然而始终不能确定，她已离去，光明还肯来么？

他的文字好似一盅短暂并且清冽的酒，穿过喉头，所经之处，便是滚烫的醉意。“猛忆故园寥落甚，烟花撩乱怯登楼”。他可以肆意泼洒他的笔墨，在整个中华文坛，可以振聋发聩，可以内外澄静。如果说那年，他没有在友人家中邂逅那样一个女子，他的生命或许不会盛放出这样短暂却又耀眼的光华，他为一入驻足，今后的每个人，都不过是因着似当年的她。

而尘世于他，终究只是一场不甚圆满的幻梦，他的幻梦，依然是在异乡孑然一身地终结，他躺在异乡的土地，静得仿佛人世间只有那一轮明月，净无瑕秽。而这人世间，唯有死亡，是如此纯净与自然，他就那样消逝，仿佛根本不需要谁来悼念。

三月烟花千里梦，十年旧事一回头。达夫先生早已魂落他乡，王映霞也已玉殒香消，其中恩怨瓜葛也皆为过往，已成为结了蛛网的青灯古卷。多年以后，我们再看那段“富春江上神仙侣”的故事，已经抛却了孰是孰非。只有那个神色阴郁的长衫才子，看着那个身姿摇曳的清丽佳人，在绵绵细雨的悠长时光里，披带着民国烟尘，懒懒地瞥一眼，便是交付了一生。

目录 \ contents

仙侣奇缘：郁达夫与王映霞



第一卷

京华倦客年岁来

天涯茫茫夜归人	003
最是朱颜醉眼时	009
当时共我赏花人	014
自从别后盼相逢	020
赢得阴晴圆缺意	026

第二卷

南国固多红豆子

青鸟殷勤为探看	037
无尽相思无尽处	042
别离不似相逢好	047
想当时伊人回顾	054
几回魂梦与君同	060